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陰曆二月十八日）　（二十六日清明）　星期日　第一版

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七七三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新絳騾馬大會啟事

茲定於四月十日（舊曆三月初二日）起，開騾馬大會二十天，以資交流與調劑羣衆所需牲畜、花布雜貨土產等，屆時並舉行生產展覽會，希請各地就近農民工商攜帶各種土產物資前來參加。地址新絳市西關。

新絳市騾馬大會籌備委員會啟

尋馬啟事

敝所近由臨縣買回棗紅母馬一匹，不幸於三月十三日晚，在馬棚掙斷韁繩跑了，次早大雪不知去向。該馬係一七八歲口，沒釘過掌，沒剪過鬃，沒有鞍花之新馬，帶有半個籠頭繩，如有拾得者，希送交方山縣三區南村敝所，當予酬謝。

晉綏衛生部民衆醫院第三所
三月十五日

晉察冀我軍發動攻勢
連克四城殲傅匪八千
控制平綏路天鎮大同段百餘里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五日急電）晉察冀人民解放軍一部，二十一日拂曉開始向察南及平綏路天鎮、大同段發動攻勢，當日即先後收復陽高、廣靈兩縣城及察南重鎮西河營、桃花堡、暖泉鎮（均在涿鹿至蔚縣公路上）等十餘匪據點，及平綏路大同至天鎮間之周士莊、聚樂堡、王官屯、陽高、羅文皂等五車站，該段約百餘華里之鐵路亦已全部爲解放軍所控制。二十三日黃昏，復一舉攻克天鎮縣城。二十四日清晨，攻克察南蔚縣城。現桑乾河以南廣大地區已全告解放。據初步統計，被殲傅匪爲補訓三十一師及補訓十七師全部，整編騎兵十一旅一部及偽雁北保安第二團、廣靈縣保警隊全部等八千餘人。解放軍攻勢刻仍在勝利擴展中。

我軍收復豐鎮
傅匪棄城北竄

（本報訊）軍息：綏蒙地方兵團於本月二十二日收復豐鎮。盤據該城之傅匪於是日下午八時棄城北竄。

（新華社綏蒙廿五日電）綏南傅匪兵力空虛，恍恐萬狀，逃亡日衆。托克托大肆改編保警隊爲正規軍，又將「老財隊」、「還鄉團」等反動武裝編入保警隊。和林格林城據點駐傅匪卅八名，就跑了廿名。傅匪綏南指揮部特務連一個月來就跑了四十多人，傅匪爲了制止逃亡，每晚睡覺時即把褲子、鞋襪、槍枝都收了，但仍無效。（折國君）

閻匪強徵民伕
押到太原築堡修城
太原市人心惶惶百物飛漲

（新華社晉中北四日電）在解放軍強大攻勢震撼下，閻匪恐慌萬狀。本月初，在晉中平川強徵大批民伕，到太原市及太原外圍據點修築碉堡，修補城垣。太原縣每閭要十個民伕，每人帶乾糧及鐵鍬、饅子等，前往做苦工。近數日來，已有數批民伕被閻匪押解送到太原。這些民伕均由清源、文水、交城等地強抓，每次數百人以上。在太原、清源二縣又強迫徵用大車、推車往太原運粮運磚，在許多村莊拆毀戲樓、廟宇、墳墓，以完成碉堡的數目。太原四區邵城村戲樓全被拆毀；姚村把廟拆了大半，下古驛將墳墓上的磚搬走。汾陽、孝義、文水、交城、清源、太原各縣閻匪軍，上月下旬與本月初旬強迫羣衆進行緊急演習。孝義、文水閻匪在二月二十八日強迫各村之「國民兵」攜帶三日乾糧及捎包藏候等到城內演習；清源閻匪在本月四日到八日強迫男女村民作逃難與備戰演習，強編男女老少爲「填井組」、「滅火組」等，妄想以此壯胆。清源城門已用沙袋堵塞大半，附近居民一律不准入城。太原市更極度緊張，婦女兒童入城亦必須找保，致使人心惶惶，物價飛漲，糧食奇缺。本月內白麵每斤漲至十二萬元，小米每斤八萬元，高粱麵六萬元，且是十三兩一斤的小秤。但根食仍是有行無市。

孝義七區民兵
痛擊搶粮閻匪

（新華社晉中十八日電）孝義、靈石兩縣閻匪鄉村武裝在孝義七區邊沿不斷抓丁搶粮，七區民兵輪戰隊，合於一月下旬主動襲擊孟南莊之閻匪據村，人員計打死三人，打傷十人，我無傷亡，並逼使閻匪棄村逃竄。三月一日七區某村羣衆自動組織之民兵輪戰隊××人，由中隊長梁永當、劉子玉率領，潛至孝義二區下柵、嶺北一帶（距孝義城十五里）打擊敵人，解放「國民兵」一、鄉警等十餘人，繳手榴彈十九顆，毛驢一頭。（梁焜）

貧農樊秀枝
熬硝解決了全家口糧

（臨縣訊）五區王家莊貧農樊秀枝熬硝獲大利，解決了全家五口人，八個月的口糧。去年十月初，工業部司興舊區過去他村開展熬硝工作，他即積極參加，一面學習熬硝的各種技術，一面掃硝土合作熬，在學會技術後，他就和他弟弟單獨熬起來。他對熬硝很熱心，常到周圍太平、候家崖等村去掃硝土，有時趕人起床，他就担回硝土來了。從去年十月初到現在，除作其他事情外，熬了九十天，產硝三百五十七斤，除過開支，獲利七百四十餘萬元，折小米二大石。此外，他在村中還教會樊海兒等二人熬硝，並抽時到周圍村去指導別人。（李毓林）

代縣西下莊村
抽補調劑完土地
各階層加緊生產

（代縣訊）六區西下莊村根據中央二月二十二日指示，用抽補調劑辦法，解決了土地問題。該村經過前冬去春兩次土改，各階層土地佔有情況爲：地主富農十四戶，每人平均一·七三標準畝（按一個標準畝即指一石產量的土地），中農九十一戶，每人平均一·四標準畝，貧農六十三戶，每人平均〇·八三標準畝，總平均一·二一標準畝。工作團最初按總平均數平分，許多中農與貧農都得往出抽地（因貧農土地懸殊也很大），因此他們不同意，或嘴裏同意心上不同意。後根據中央指示的精神，改爲抽補調劑，從三方面騰出土地一〇二·五五畝（即公地廟地一三·七畝，地主及富農長餘地七〇·三五畝，去春分配不公與幹部多分地一八·五），大部缺地少地農民的土地要求，即可滿足，另外說服少數中農自願拿出一些，中農常如海水地很多，他不願拿水地，拿了三畝旱地（標準畝），中農孟願和家每人平均數超過貧農一倍，可抽出七畝，他不如意，只願抽三·九畝，大家就照他們的意見辦了，他們非常高興。抽補調劑結果：貧僱農及六戶補地的中農每人一·一畝強，富農每人平均一·一弱，地主每人平均一畝弱，不動地的中農每人平均一·三畝，自願抽出地的中農每人平均一·五畝。（挺軍、倘體）

（又訊）西下莊羣衆在分地中已選出米貴保、劉孝三、常如海三人爲生產委員。土地確定後，即全部捲入生產運動。大家都忙着拾柴拾糞，挖炕土當肥料，趕夜澆地。該村鬥爭果實共有十一頭毛驢，已分給貧苦農民，是五、六家夥分一頭，爲了避免變成「公驢」喂不好，決定作成價錢，指定一家喂，由他給共他四五家耕地，喂工錢頂驢價，春耕後算賬，驢可變成這一家所有。同時又組成五鉄牛鉄可變，以牛驢爲中心，自我驢工變人工的工對象，如常全、與驢丑等變工組，現已開始耕地下種。各方面，已將農會果實六大石麥子，分給缺乏麥籽的農民，並給改正成份的中農也調劑了一部份，保證全村每家都能種上麥地。同時給改正成份的中農退回了毛驢和農具，胡三保拉回自己的毛驢和農具後，喜歡得連夜在地裏澆地，並到崗上村給人家攬短工打土基，創開春耕中的口糧。爲督促地主富農生產，大家決定給他們一些必需的農具如鍬钁等，並專門給他們開過生產動員會，說明給他們分了同樣一份地，要他們靠勞動過日子，他們很高興，願意生產，並準備和農民變工，早日耕種。（鄉倘體、挺軍）

完成運粮不悞春耕
男女老幼一齊動員
汾西坨台頭行政村

（新華社呂梁二十五日電）農民通訊員曹還大、楊金達報導：汾西二區坨台頭行政村於上月二十一日召集全區區代表及村農會委員會議，討論完成運粮與春耕問題。該村送陝甘寧邊區救災粮二十六萬斤，統計全行政村能送粮者一百九十三人，驢十八頭，一齊運送得二十五天；同時又要保證種上莞豆。在討論中，有的提議各村應多修小車，一輛小車能頂十餘個人，不但可以送粮，春耕送糞也快。大家都說：「很好，回去應動員盡量修。」村長閻誠孩提議，幹部應盡力領導，起模範作用，他領導大家運粮，爭取半月運完。沙掌婦女代表提議我們婦女不去運粮，在家也可幫助春耕生產，她領導全村婦女及小孩送糞種莞豆。會後，村幹部馬上配合工作團下鄉，先走到留峪及坨台頭兩村，羣衆都同意行政村會上的意見，農會委員成計保提議：村中除運粮外，還有少數老漢小孩要幫助送粮，走了的人家，担水担炭喂牲口，咱們一家人應當互助。影響了其他村裏亦照此實行。留峪、坨台頭兩村統計老漢小娃稍有勞力者共三十餘人，每天除供給全村吃水燒炭外，還可每人一天送一畝莞豆地糞，兩村共能種莞豆四百畝，有十餘天就可將糞送到地裏，大家都同意這個辦法。幹部們又到了郎要村，只開了個婦女代表會，大家提出現在男人送粮，咱們也要生產。紅孩母親說：「咱村還有去年沒收的穀草在地裏，這時天稍暖了，咱們婦女可把它收回來。」有的說：「我要織布，收草不頂事。」小組長計變說：「收草十斤就換米一斤，還能喂牲口。」許多婦女說：「割草五十斤就可換米五斤，還不比做別的有利。」最後決定第二天就先把地主藏進畔的穀草先割了。結果有六七個婦女參加，一天收回穀草四畝，全村地裏有草的人都竭力收割。該村地裏共有草二十餘畝，能收兩千餘斤，可換小米二百餘斤。

綏德義合市鎮鄉工作組
執行黨的政策不嚴肅
展開批評後逐漸糾正錯誤

（本報陝甘寧訊）羣衆日報消息：綏德義合市鎮鄉土改工作，在發現「左」的偏向並進行糾正的過程中，由於工作組同志缺乏執行政策的嚴肅精神和堅決態度，拖泥帶水，遲延至今，四十多天來，尙未徹底糾正過來，工作陷於被動應付，影響春耕生產，和幹部黨群尙未認眞開始。經過幾日來開會檢討，展開必要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才糾正了這種錯誤，使工作逐漸走上正軌，茲將經過情形報導如下：

義合市鎮鄉共鬥爭了四十八家，鬥錯的即佔三十六家，鬥錯的主要原因是由於當時分析階級的觀點不明確，和收集材料分析研究不夠；首先是把一些只有輕微剝削的富裕中農，錯訂爲富農；其次，一些商人或小商販像有少量的土地，出租或僱長工耕種的，只看其家庭的生活比較好一點，就輕率的訂爲地主兼商人或富農兼商人；第三、個別商人因爲過去做過投機生意，或象放一些賬，而被鬥爭得很厲害，以至侵犯其商業財產；第四、有些夠新富農標準的，訂成舊富農；第五、地主舊富農經濟已下降，應該改變成份的未予改變，甚至還有因傳說某人過去曾發過橫財而被鬥爭的等。這些都是很不對的。

市鎮鄉工作組同志，在聽了一月十八日習仲勳同志關於堅決糾正「左」偏的指示以後，仍然以爲市鎮鄉沒有多大的問題，沒有及時而認眞地根據指示檢討已經鬥爭過的對象，僅是草率地改變了幾家鬥錯的成份，但是東西總是不願痛快的退還。如李俊傑，由富農改變爲中農，只退了衣服；商人李家吉前被沒收的七百元只退了三百五十元，劉紹雄的二百元、常能智的六十八元都不願痛快退給。本來當時大部份東西尙未分配，很容易補救鬥爭中存在的錯誤現象。但工作組不先堅決糾偏，而繼續在各政村分東西，造成「旣成事實」。中農馬崇訓說：「開始把我鬥錯了，我沒甚意見，但是明知「政策轉變」了，爲什麼還把我的東西分了？去年農曆月二十七，我要求農會主任換幾升豌豆籽，這籽種本來是我的，但是硬不給我。二十九日就把糧食分光了，這就不是按政策辦事。」因爲不願退東西，有些同志甚至違背黨的「堅決不動中農的政策」也不敢大膽地向羣衆宣傳。司令部有一位同志在團圪溝向羣衆宣傳了黨的堅決不動中農的政策以後，被鬥錯的一些中農們便要求「按政策辦事」，要求退東西，工作組的一位同志還發脾氣要「調查」這位同志的姓名哩，因爲不願退東西，在改變成份上也表現不徹底。到後來經過詳細研究以後，明知道劉紹雄、李家吉、常能智不夠地主兼商人或富農兼商人，但是還要他們拿出土地後，才給改變成份，如劉紹雄九口人，有地十三垧，便要其拿出十垧半，只留二垧半。工作組同志和農會的負責人也沒有及時地向被鬥錯的中農和小商販、商人誠懇的承認錯誤，解釋鬥錯的原因，有些人甚至還把這些被鬥錯的人當做地主富農看待，說他們要求退東西是「地主富農反攻」。如工作組的一位同志在同被鬥錯的李俊智談話時，一言不投就吵起來了。並威脅說：「你的問題還沒弄清楚呢！」（意指李平時行爲有毛病）。如某同志說：「你不願意，又把你訂成富農。」

一月二十六日，工作組同志聽了習仲勳同志在工作幹部檢討會議上的總結發言以後，「左」的偏向還沒有徹底的糾正過來。直到看見許多被鬥錯者向上級控告的單子以後，才引起了比較嚴重的注意，但這時大部分財物已經分配了。工作組和農會開了幾天會議，討論了被鬥爭者的成份，改訂了十幾家的成份，定出退還東西的幾條調和的辦法：（一）已經分配了的東西不再退還，現有的東西退還原主，原物已經分配者，由現有物品調劑補償。（二）土地已經分配者，設法說服退出。但剩下的只有一部分白洋，和一些殘餘的衣服料子，還不願全部作退還賠償之用，在這樣的情況下，被鬥錯的家戶衣服財物絕大部份無法退回了，而被鬥錯的人，有些人家連籽種都被鬥光了。這個決定公佈後就有馬崇訓等十四家，不願接受，要求「按政策辦事」，要求退還全部或大部財物。市農會委員會在討論上述問題時，有主張退還的，有主張不退的，爭論的結果，決定：仍照前次幹部會議上的決定執行，由各委員下去再做說服工作，如有說不服的，則將應退之物暫存農會，置之不理。而這時附近鄉村鬥錯的都在陸續不斷的改正中，五天兩集，消息傳的很快。這裏被鬥錯的家戶紛紛嚷鬧，向區政府和工作團告狀，直接到上級叫嚷，要求改訂成份、退還吃穀籽種，有些要求退還全部土地財產。工作人員講道理講不過人家，又不願勇敢的承認錯誤，退還東西，大部份東西已經分配出了，所剩的東西也不夠補，因而形成工作組成天忙於應付，一變再變，拖了這些事務，左右爲難，窮於應付，四十幾天，尙未解決問題。生產救荒工作，實際上沒有開始或沒有參加領導。而地主富農也乘機活躍，魚目混珠，要求改變成份，把被鬥錯的人拉在他們一邊，羣衆仍然很不團結。

造成這樣的惡果，工作團的錯誤何在呢？第一、沒有堅決的正確的執行黨的政策，對黨的政策採取了不嚴肅的態度。

工作團某些同志存在着自滿情緒，不願深入檢查工作改正錯誤。某工作團同志主張堅決說服被鬥錯的人家不再要求收回已被分配的土地和財物，在市農會委員會上說：「如有不服者則把應退的東西暫存農會，如果他們不高興，則可以不理，不害怕，錯一兩家不要緊，只要我們把生產搞好。」在此種精神下就企圖將一些鬥錯的家戶含糊過去，拖過去，或者壓下去。第二、不必認眞的執行政策，和對農民情緒對立起來。特別提倡「慢慢轉」，講方式，講方法，改變成份不堅決，退東西不痛快，他們說：「退的太多了，退的太快了，他們會鬧不起來，怎辦呢？要不要羣衆呢？」事實證明羣衆是擁護黨的政策的。最近農會委員和黨員團員很多拿出已分得的部分衣服銀器，退還農會，作爲調劑之用。如市農會主任李子華願拿出他分得的羔皮大衣，李生存願拿出皮大衣和買得的手鐲，劉好仁願拿出分得的棉袍子等，僅有少數人堅持錯誤意見，他們說：「要鬥就不要退，要退就不要鬥。」

最近由區委召集會議，檢查市鎮鄉工作，對上述錯誤展開了必要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工作組同志進行了反省，經過熱烈的爭論以後，取得了一致的意見。作出了如下的決定：（一）鬥錯的中農新富農的土地全部退還，個別自願拿出部份土地的，可接收分配，商人的土地如有長餘者在自願原則下可拿出一部份分配；（二）衣服已經分配者，可說服幹部黨員羣衆在自願原則下退出一部份，以作調劑賠償之用；（三）被鬥錯戶如確係糧食籽種缺乏者，設法賠償救濟；（四）向幹部黨員加強政策思想教育；向被鬥錯的中農商人坦白承認錯誤，准他們加入農會，消除精神上的對立；（五）對新舊幹部一視同仁，把他們中的好的成員團結起來，形成領導核心，使工作很快的走上正軌。

工作組根據這個決定，多方面進行工作，一方面在幹部羣衆中進行政策思想教育，大部份人自願的退出了他們已分得的部份東西。同時區委並召集了被鬥錯的中農商人新富農集會，工作團負責同志當場向他們承認錯誤。一部分人要求解決糧食和籽種問題。區委會允根據具體情況設法解決。

現在市鎮鄉糾正「左」偏的問題已經基本上解決了；該改變的成份改變了，該退的東西，現有者已經退還了，已經分配了的正設法調劑賠償，正常的氣象逐漸恢復中。

靜樂城關行政村
統一調劑果實用於生產
變工解決畜力草料困難

（靜樂訊）城關在分地結束後，即進行動員生產，召開聯合代表會，趙王城代表李本蘭在生產動員大會上說：「過去有的人，分了幾次果實，爲啥到現在還是翻不起身，就是沒把果實用到生產上。」接着大家將所屬四個自然村——沙會、趙王城、東岩上、馬家溝的果實數目統一計算起來（錯訂成份的都退還了），按各村的實際情況和需要，城關給沙會調劑農幣四百萬、糧食十二石；給東岩上調劑四百萬、糧食兩石、衣服百件；給馬家溝調劑農幣一百萬、糧食六石、衣服四十件；趙王城自己解決。隨即各村轉入組織生產，趙王城將白洋兌換買了五匹牲口，分配給缺牲口的貧苦農民，人口多地多的分到一頭，少的兩戶合分一頭。糧食除換了一石多麥籽和一部份豌豆籽外，其餘均作備荒的口糧。全村的人力畜力，在自願互助的原則下，合作變工。有牲口缺草料與無牲口有草料的朋夥，或同有牲口而地少的幫助地多的，畜力有剩地多的幫助地少的草料。每一組有剩戶勞動力強的，可以帶上一個勞動力弱的。富農李毓元與原錯訂破產地主，現改爲貧農的韓國典也參加了。全村共組織起十一個合作小組，這樣使全村的畜力、草料、籽種困難，都能得到解決。現在全村正緊張的互助發展。其他各村也都類似這種形式組織起來，大家說：「只要今年來個好年成，就可以換過一口氣，明年再一年就眞正翻起來了。」又，馬家溝的婦女要求紡織，該村退伍軍人羅坤的女人會織布，願教大家。代表會就將原來市政府撥還的一架織機借回，並將城關調劑給他村的一百萬元全部買了棉花，分配給婦女們作生產資本。城關婦女也決定先在東關柴情義婆姨、東門石滿倉婆姨三個會織布的婦女在正街石還金婆姨家中，安置上三架織布機，大家去學習，逐漸開展紡與織的變工，這樣可以解決穿的和一部份日用問題。（丁立）

二分區衛生部　關中家屬學校
給羣衆兒童種牛痘

（五寨訊）駐五寨二分區衛生部，本月十八日開始給城關兒童普遍種牛痘。全城關一歲至五歲的二百多個兒童，二十三日已全部種完。婦女張改梅說：「咱過去花上錢也找不到醫生種花花，現在咱們醫生專給咱種。」郭二女說：「這是咱毛主席領導下的醫生才給咱種哩，眞是爲咱老百姓做事。」（曉應）

（離石訊）關中家屬職業學校，近來聽到有些村莊小孩出天花，一方面通知農會動員羣衆來種牛痘，另外又組織了兩個宣傳小組去毛家莊、毛家溝、屈家溝、胡家塬等村向羣衆宣傳解釋，預防天花，動員羣衆到該校醫務所種牛痘，不取任何報酬。從十九日起，各村羣衆已陸續前來種牛痘，有的羣衆感激的說：「過去我們沒錢種牛痘，害死了很多的孩們，如今公家不要錢給我們種牛痘，實在是關心我們哩！」（林平）

五寨舊堡行政村
單身漢立家勤生產
婦女們紡織換夏衣

（五寨訊）舊堡行政村，全村最窮的二十一個單身漢，在廢除買賣婚姻下，都自找下對象，建立起家務，現都積極準備春耕，許多人並在出牛前攢一大腳，賺下牛的草料。周家村耕地面積狹窄，農會號召開荒擴大耕地面積，提出「創一個坡坡，吃一個窩窩」，計劃在自願原則下，組織開荒小組。農會並幫助眞正貧苦者的籽種。去冬土改，將五十二戶中農錯訂成富農及地主，現在將帽子都已抹掉，並退還了東西，大家認識到共產黨保護中農及勞動致富的方針。李家口劉老漢和蔚二毛人，過去訂爲富農，一冬天閑在家中沒動彈，正月改正成份後，天不明就起來拾糞，還有人跑到五里以外去拾。周家口等村，經常有五六十個人相跟上去揹柴，有的是自己燒，有的爲換口糧種籽。婦女紡織的熱情更高，李家口婦女要「爭取換夏衣」，二十餘輛紡車、兩架織布快機，每日轉動不停。李連殿、英和李四人的女人，坐在機子上做也不得吃。去年行政村組織的一「技術上門」小型訓練，現已轉到張家村訓練，全行政村參加紡織的婦女，現已達百餘人。（吳）

汾西上團柏村
改正錯訂成份
中農安心生產

（新華社呂梁訊）汾西三區上團柏村中農李直中，勞動一輩子，沒剝削過人，就是土地房屋和生活上有富裕，土改中被錯訂爲富農。最近貧僱農小組讀了「怎樣分析階級」後，召開農民大會宣佈改正，退還了東西。會上李直中說：「從今天起我的身上輕快了，今後定和大家站在一道。」中農樊保山說：「對啦，我今天才不怕了，從開始鬥爭那一天起我就心慌，不想動彈，因爲李直中的光景和我差不多，現在安心了，更要好好勞動哩。」（趙強）

生產簡訊

（一）

（代縣訊）三區[illegible]村河灘地是用滹沱水澆地的，在調劑土地中延誤過澆地的時機，盡量在晚上開會討論，白天動員大家修渠澆地。十天內共澆過一百三十餘畝，剩下的二十多畝，計劃二三日內全部澆完。（劉永年、王述聲）

（二）

（偏關訊）韓家坪村農民李撫和等七人，正月間朋夥向三岔貿易局草站販賣草，賺的解決了夏衣困難。貧農車所定三人，一驢二牛朋夥販賣了三回草，共換了好布七丈，每人分穿了兩丈多布。中農李二虎、賈高各趕一頭毛驢販了四次，每人賺得布四丈，李二虎說：「我四口人，這四丈布就可縫三個人的單褲子，換夏衣可不困難了。」七戶農民共賺布二十餘丈，節省下買布的小米，用作春耕口糧。（賈有旭、楊立德）

更正

本報二十六日代縣「東大莊改正成份」一訊，應爲「東下莊」。

趙壽山將軍縱談西北戰局
解放西北之日將加速到來
號召西北人民趕快準備力量迎接解放軍

（新華社西北廿五日電）西北人民解放軍第二副司令員趙壽山將軍於我軍退出延安週年前夕，在前綫司令部接見記者，縱論西北戰局稱：「我軍在宜川地區殲敵三萬以後，繼續擴張強大攻勢，已先後解放和收復中部、宜君、白水、黃龍、甘泉、鄜縣，包圍了洛川，使延安完全孤立。日前豫陝鄂解放軍已解放洛陽，全殲守敵。今後我兄弟解放軍西進東擊，完全自如，蔣胡匪一年前對陝甘寧邊區發動的冒險進攻，現在已到了自食其果的時候了。」趙將軍追溯一年來敵我力量的變化說：「去年胡宗南進攻陝甘寧時，兇焰高漲，而解放軍的戰略方針是消滅敵人有生力量，而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現在才經過短短的一年，胡宗南已損失了一個軍部、五個師部、六個旅部、七個整旅、十五個整團，把整營整連被殲的計算在內，共折合五十二個多團，共約兵力十萬人。解放軍在消滅敵人有生力量之後，收復延安和解放西北的日子，就要加速的到來。」趙將軍繼對西北戰場上爲蔣胡賣命的西北地方軍，如原西北軍孫蔚如舊部整卅師，除陝軍高桂滋部整十七師，原楊虎城將軍舊部的整三十八師等，發出忠告說：「蔣胡敗局已定，勿再助彼爲惡，殘害人民，而應趕快覺醒，毅然率領全軍起義，站到人民方面來，共同完成解放事業，或者退出內戰，放下武器，自救救人。」趙將軍並特別勸告寧青馬鴻逵、馬步青、馬步芳：「解放軍對少數民族的政策是扶助其發展，主張民族自治，與蔣胡壓迫少數民族的大漢族主義根本不同，希望你們爲回族計，認識大勢所趨，民心所向，勿再助蔣胡作惡。蔣胡裝備優良的嫡系部隊，也擋不住解放軍的進攻，你們的裝備如何，爲什麼還要叫他們作無謂犧牲品呢？」趙將軍尤滿懷桑梓之情，號召西北父老、開明紳士、在鄉愛國軍人及一切人民武裝，「趕快準備力量，迎接人民解放軍，協同解放軍作戰，合力結束蔣胡在西北十餘年的暴虐統治，共同完成解放西北的大業。」趙將軍談話時，情緒興奮，彼年已五十五歲，鬚髮斑白，此次宜川戰役中，和彭副總司令一起，親臨前綫視察陣地，指揮作戰，精神極爲健旺。趙將軍稱：「我受人民解放軍總部的任命，是生平最光榮的事。我身爲解放軍的一員，當爲人民解放事業貢獻自己的一切力量。」在宜川大捷後，趙將軍曾作詩述感：第一首是：「南關黃龍雪滿天，敵我角鬥在宜川，三萬胡虜一掃盡，奠定戊子勝利年。」另一首是：「初犯延安好似狼，而今胡匪不如羊，貧苦大衆求解放，統治豪頭難逞强。」

東北軍區舉行政工會議
羅副政委指出：爲支援華北作戰而建設大規模軍隊

（新華社東北廿三日電）東北軍區第一次盛大政治工作會議，於三月初開始，歷時月餘，現已勝利閉幕。此次會議主要內容爲討論整黨整軍問題。會議首由各縱隊、各軍區彙報部隊組織狀況、思想作風、政策紀律等情況，繼即介紹各部隊階級教育、黨委制度、羣衆路綫、醞釀戰鬥情緒、戰評運動、合同立功、整頓思想、官兵團結、鞏固部隊、爭取解放戰士及民工工作等典型經驗。這一階段，達到了交流經驗互相學習的目的。第二階段即進入討論與總結，首先由軍區政治部譚政主任，將整黨、整軍、土改教育、開展集中領導下的民主運動及新區羣衆工作的政策等問題，作了詳盡的報告，展開討論。各部隊代表對於領導思想上的偏差，部隊思想作風不純等問題，均作了比較深刻的揭發。對於如何貫澈整黨、整軍、開展部隊民主運動、建立連隊士兵委員會及部隊統一編制等問題，也進行了詳細的研討。其間，又聽取了軍區政治部周桓副主任關於爭取解放戰士的報告，劉亞樓參謀長關於整編問題的報告，羅榮桓副政委關於東北目前形勢與建軍任務的報告，東北局李富春同志關於財經問題的報告，高崗同志關於土地政策的報告。最後，由譚主任作討論的總結，至此，會議即告結束。羅副政委在關於東北的形勢報告中指出：目前東北蔣匪已完全走向劣勢，我則走向優勢，從去年五月夏季攻勢作戰以來十個月內，殲敵三十餘萬，敵人雖三易主帥，三次改變作戰指導方針，但仍不能挽救其必敗的命運。現在東北敵人所有的兵力只剩三十七個師，包括其後方機關在內，總共約有五十餘萬人，且均分佈在被我分割孤立的城市中，敵之士氣已大大降低，其新的大量的增援也比較困難了。談到我軍的建軍任務時，指出我們不但要爲爭取東北的勝利而建軍，而且更要爲支援全國作戰，首先是支援華北作戰而建設大規模的軍隊。因之我們的軍隊一切工作制度作風，均應適合於高度集中的需要，必須統一前後方編制，澈底整頓後方機關，清理家務，健全參謀工作，提高參謀業務，建設新的正規制度，改變舊的游擊作風，反對本位主義與平均主義，樹立整體觀念。在談到培養幹部問題時，他指出現在各部隊都已湧進大量的翻身農民，他們均有相當的階級覺悟，應依靠他們爲骨幹，改變部隊的面貌，使部隊生長一種新的氣象。經過半年的鍛鍊，應該從這批新成份中，大量提拔班排幹部。對於節省民力減輕人民的負担問題，着重指出：必須從長期觀點出發，不要浪費一粒糧食、一個民工、一輛大車、一匹馬，否則，就是對戰爭不負責，就是犯了錯誤。關於部隊的政治工作方針，他指出：應以階級教育爲其基本內容，發揚民主，走羣衆路綫，以羣衆自己的經驗來教育羣衆，把羣衆的水平提高到政策的水平。羣衆的自發與領導的思想必須結合，防止偏向。他提到譚政同志在報告中所提出的五整一查——整思想、整作風、整關係、整紀律、整編制、查成份，應成爲這一時期工作方針，並應着重整頓幹部思想，必須使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評與自下而上的批評有結合。在軍隊的高度集中的組織形式與首長制下面，如果沒有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評，如不把許多問題都提高到領導思想上來檢討，就不能真正解決問題。最後，羅副政委號召各級幹部應該好好學習毛主席的報告，特別要學習毛主席的十條軍事原則，土地改革，整黨方針，及經濟綱領四項問題，教育戰士懂得城市政策，愛惜人力物力，嚴格執行紀律，如有任何破壞城市工商業，應向該部隊首長追究責任。

膠濟綫我軍收復益都

（新華社華東前綫二十五日電）解放軍於二十一日晚收復膠濟路上的益都城，守敵棄城東逃。我民主政府已進城重建秩序。

蔣匪掩飾軍事慘敗
不許收聽解放區廣播
在南京實施「安全緊急措施」

（新華社陝北二十五日電）據各方報導：蔣匪爲掩飾其軍事慘敗，除實行新聞管制禁止報紙登載失利消息外，近又進而對收聽無綫電廣播實行法西斯統制。南京蔣匪交通部於本月二十二日發出命令，禁止蔣管區人民收聽解放區電台之短波廣播。該命令規定收聽不得超出五五零——一五零零千週及六點六——二六點六六千週的範圍，並勒令持有收音機者，須向蔣匪地方當局登記，否則，將予以「沒收或懲處」。上海一地，限於本月底登記完訖。一個長期旅居上海的外僑認爲這種法西斯措施，「和日本佔領期間所做的一樣。」

（新華社陝北二十五日電）南京消息：蔣匪當局於二十一日宣佈所謂「南京地區安全緊急措施」，當地一切渡口除八個外，業經宣告禁止民用。八個開放的渡口，則有「特別衛隊」駐守，嚴査民船及乘客，未經蔣匪允許，即不准渡過長江，進入南京。

美民主遠東政策委員會
堅主停止援蔣內戰

（新華社陝北二十五日電）紐約訊：美民主遠東政策委員會抗議衆院外委會在討論所謂「援華」問題時，故意不邀請該會代表出席作證。該會在致衆院外委會的抗議函中指出外委會顯然認爲最好是聽取那些主張武裝干涉中國者的意見。該函指出：美國的所謂「援華」，是在支持蔣介石的腐敗統治。該函堅主在中國內戰未停止前，美國應停止以軍火與貸款援蔣，美軍亦應撤離中國，以便讓中國人民獨立地來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

英共中央執委會聲明
揭露美帝干涉意大選
波立特號召英人反對戰爭宣傳

（新華社陝北廿五日電）倫敦訊：英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二十日發表聲明，揭露美帝武裝干涉意大選的陰謀。聲明着重指出：「杜魯門的武裝拳頭，表示目前美國侵略政策的目標，首先針對着正在準備選舉的意大利人民。美帝與各國反動派恐懼人民民主陣綫在行將到來的選舉中獲勝」，因此，「一個誹謗運動已在意大利發動」。聲明繼痛斥美帝正用「停止對意『援助』」及其他無恥手段，企圖肆無忌憚的干涉這一個歐洲主要國家的外交政策。」英共工人日報亦抗議美帝準備武裝干涉意大利，斥責「美英計劃把意國變成第二希臘，他們不願見人民當權，而寧願煽動內戰。美英想用對蘇聯的瘋狂詆譭與製造戰爭狂來掩蓋他們進攻意國民主的計劃。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就是這樣進攻民主西班牙的。」

又訊：英共總書記波立特二十一日在梯洛爾城選區發表演說稱：杜魯門在其國會聲明中，正式批准了托辣斯大財閥的戰爭宣傳，他明目張膽的表示美國將以武力支持四歐聯盟，因爲他相信美國在後者對蘇聯與新民主國家作戰中，可大做其軍火生意，坐收漁利。波氏指斥杜氏關於意大利的聲明與美國在意的行動，是一九一七年武裝干涉蘇聯以來對他國內政最放肆露骨的干涉，他公然對意國人民說：「選舉反動派吧，否則，我們就餓死你，殺死你」。波氏繼稱：「英國人民必須堅決反對備戰，一切熱愛和平的男女必須行動起來，發動一個新進攻，以改變工黨政府的政策，這樣才能和蘇聯開始新的貿易和政治談判。如果英蘇堅守和平，就沒有別的國家敢組織新的世界戰爭」。

上海米價
每担達四百五十萬

（新華社陝北二十四日電）據外國通訊社消息：蔣美喧嚷一時之「糧食配售」實行三週後，上海大米價格仍繼續暴漲。二十一日，每担已達四百五十萬，爲今年蔣區第一次物價風暴時最高米價的三倍。滬市米商均强調指出，他們「從未看到過這樣猛漲不已的米價有下跌的任何跡象。」

國際要訊

△俄羅斯最高蘇維埃於十三日一致通過和平建設造福人民的一九四八年度預算後，已勝利閉幕。

△匈京布達佩斯於三月十四日開始盛大紀念匈牙利民主革命一百週年，應邀與會的蘇代表團，由蘇部長會議副主席伏羅希洛夫元帥率領，於十三日抵匈京。十八日，匈京人民在[illegible]（一八四八年革命領袖）廣場舉行紀念大會，當伏羅希洛夫出現講台時，掌聲雷動，歡呼不息。伏氏着重指出：蘇匈友好互助條約，是「鞏固歐洲和平與安全的有力保證」。

△捷克議會十二日一致通過新政府提出的民主新政綱。其中包括大產業收歸國有、耕者有其田，貫澈清洗反動份子、繼續執行民主陣綫的施政綱領等。

△英國約克郡煤礦工人四千五百人，舉行罷工。

△越盟共和國總統胡志明近向越南解放區各機關公務員發出號召，要求他們開展生產運動，自給自足，減輕民負，支持長期解放戰爭。

△越南輿論界猛烈抨擊美帝通過舒曼政府染指越南的企圖，指出美帝的目的，是想攫奪越南的資源，統治東南亞。

△仰光於十八日爆發數千人的羣衆大示威遊行。此次示威由德欽丹東領導的緬共發動，抗議緬甸當局反民主措施。示威者高呼「打倒自由同盟的政府」，「取消禁止集會遊行的命令」。

△日共領袖德田球一，十三日在名古屋共產黨支部會上發表演說，預言蘆田內閣在半年內，必然垮台。日共赤旗報揭露蘆田內閣的反動性質，指出其主要任務，就是在民主黨頭子術的煙幕後，執行符合獨佔資本家利益的政策。

△世界聞名的法女科學家、著名民主人士約里奧•居里，近奉「反法西斯難民聯合委員會」的委託，赴美旅行，被美當局非法拘禁。此種暴行激起法國民主團體的一致抗議，在輿論壓力下，美當局被迫將居里釋放。

蔣區零訊

△二十二日北平訊：瀋陽蔣匪當局決定强徵飢寒交迫的學生入伍，爲四大家族賣命。上月初，瀋陽市學生約七千人被蔣匪强迫入冬令營受訓。蔣匪在各地實行學生軍訓，僅天津一地二十餘中學中，本學期即有四千四百餘學生被迫接受法西斯軍訓。

△二月份，北平學生膳費已達蔣幣一百七十萬，唐山工學院米飯一百八十萬，窩頭膳團一百一十萬，比去年十二月漲了一倍多，比去年九月漲了七八倍。

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三）

任弼時

（五）知識份子和開明紳士問題

知識份子中，有許多是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我們應採取什麼政策呢？

我們對於學生、教員、教授和一般知識份子，必須避免採取任何冒險政策。對於知識份子如何看法？教授、教員、科學家、工程師、藝術家等，他們大多是地主富農資本家家庭出身，可是他們自己幹的事業，是一種腦力勞動。對於這些腦力勞動者，民主政權應採取保護他們的政策，並且應當儘量爭取他們爲人民共和國服務。

這些知識份子、自由職業者是有知識和專門技能的，一般都靠自己的知識和技能謀生活。在國民黨統治之下，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過着經濟上很困難，政治上很不自由的生活，其中還有不少的失業者。至於在科學上創造發明的機會，更是少極了。他們中也有極小部分人，是堅決擁護反動派的，但是極大部分人看到了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的種種腐敗反動，而對國民黨統治和美帝國主義侵略表示不滿，對於日益發展的革命運動抱着某種同情，或持中立的態度，這些人是可能爭取的。如果我們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好好引導他們，給以適當的教育和改造，他們的知識和技能是可以爲着新民主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服務的。

至於學生，從國民黨城市近幾年的學生運動及我們整頓三風審查幹部的經驗來看，絕大部分學生是不滿蔣介石反動獨裁統治，要求民主的。去年一年的三次大的學生運動，是我們正在農村中實行土改的時期爆發的。許多傾向革命的學生，包括若干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學生，他們並不反對改革土地制度，積極地爲民主而鬥爭，因爲他們逐漸認識到土地改革是他們所要求的民主的一個基本部分。其他的許多學生，因爲看到了革命發展，天下將是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在全國建立的這種大勢，也可能接受進步思想，逐漸轉到民主方面來，而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及蔣介石的統治。在廣大的學生群衆中，反革命特務份子是有的，但他們只是絕對的少數。學校中的三青團員，也並不是個個都堅決反革命，其中只有一部分，或者只是一個極小的部分，是不可救藥的反動份子，專門反對革命破壞學生運動。因此我們對學生和知識份子應當推動他們進步，吸引他們參加反帝反封建民主的鬥爭。

我們正在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解放區內已有一萬萬六千萬人口。還在繼續發展。三五年內，革命就可能在全國勝利了。我們要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就必須要有知識。例如建立一個醫院，要設內科、外科、婦科、小兒科、牙科等，就要有許多醫生、醫助、護士。這些人才，要經多年學習和實際工作鍛鍊，才能培養出來。例如要修一條鐵路，必須有工程師和其他的技術專門家，還要有大批段長、站長等。又如被戰爭破壞了的鐵路，將來要迅速建設，還要建設新的鐵路（現在解放區後方就已經在建設），靠我們軍隊的工兵連當然是修建不起來的。又如土地改革後要發展農業生產運動，我們就要許多農業專家，來改良種子、肥料、工具和水利。我們辦兵工廠製造槍砲子彈，就需要許多工程師、專門家。開商店、搞貿易，需要很多會計。辦學校，要教員。這一大批技師、專門家、科學家、教員等，都不是一天可以培養出來的，要有專門的學校來培養，多年才能畢業。我們目前還沒有如此多的有知識的專門家，我們必須放手爭取和使用國民黨區原有知識份子專門家來爲人民辦事。我們一面使用這批知識份子，一面教育和改造他們，糾正他們中許多人輕視人民，脫離群衆的習氣。他們大多數是有建設熱情的，在新民主主義的建設事業中，其中的大多數一定是會進步的。

現在農村中還有許多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知識份子沒有事做，我們也要想辦法來爭取和改造他們。只要他們表示願意服從民主政府法令，特別是土地法，不反對共產黨的政策，願爲人民服務，不進行破壞活動，如有違法行爲，甘受政府法律制裁，我們就可以讓他們出來工作。可辦各種訓練班，訓練技術和政治，慢慢改造他們，然後分配他們以適當工作。但不要一下用在緊要的崗位上，而且要經常提高警惕性，防止他們中有些壞份子的破壞。經過長期考驗過的，才可放在重要崗位上工作。

我們要防止因爲消滅封建制度而排斥一切與封建制度有聯系的知識份子，這對人民的事業，是有害的。同時，更要注意培養工農出身的知識份子，要使翻身的工人農民得到知識，並將他們中的優秀份子或他們的子弟培養成知識份子，培養他們負担建設任務。如果只能利用舊的份子，而不重去注意培養工農知識份子，那就會要犯錯誤。

在抗日時期，減租減息，實行三三制，有一批開明紳士，例如李鼎銘等，參加了政府和參議會，這是完全正確與必要的。對全國起了很好的作用。懷疑這種成功，是錯誤的。現在打了蔣介石，實行土改，是否這些開明人士就不要了呢？不應該。他們過去同我們一道打日本，現在又和我們一道打蔣介石，他們和我們共過患難，對這些人要採取慎重態度。地是要分的，但不要去鬥。他們有錯誤，可以給以批評，不要去打。只有那種錯拉了進來，惡跡很多，眞是爲人民所痛恨的惡霸份子，才應交給人民法庭當作惡霸去處理。過去有功績，現在又贊成土改，贊成打倒蔣介石的，還可以繼續辦事。李鼎銘死了，如果未死的話，還是可以繼續工作。你們假如出到大關中，消滅了胡宗南，成立民主政府，就應當請類似杜斌丞這一類人參加。杜斌丞是民主同盟的份子，他被胡宗南殺死了，但是類如杜斌丞這樣的人還是有的。有些人參加民主政府，使民主政府成爲共產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的代表人物聯合組成的政府，而不是共產黨一黨包辦的政府，這樣對於團結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一道奮鬥是有利益的。

（六）打人殺人問題

共產黨是堅決反對亂打亂殺與對犯罪者採用肉刑的。亂打亂殺與使用肉刑，是封建社會的產物。封建主對待農奴，軍閥對待士兵，才是亂打亂殺與使用肉刑的。一百多年以前歐美資產階級舉行革命的時候，他們就提出保障人權，廢除肉刑的口號。資產階級尚且提出這個口號，我們是共產主義者，是新民主主義者，我們領導的革命比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我們當然應當反對亂打亂殺，反對肉刑。爲什麼把打人殺人的問題當作嚴重的問題提出來呢？就是因爲在土改運動中，發生有不少打人和逼死人的事實，更由於黨內不純，地主富農投機份子和流氓份子利用機會搗亂，就造成了亂打人，打死人，逼死人的現象。有些罪不該死的人，被打死殺死了。這值得引起我們的嚴重注意。

我們反對亂殺人，並不是說一個人也不能殺。那些眞正罪大惡極的大反革命份子，大惡霸份子，國人皆曰可殺的這類份子，經過人民法庭判處死刑，並經過一定的政府機關（縣級或分區一級或更高的政府所組織的委員會）批准，執行槍決，或並公佈其罪狀（殺人必須公佈罪狀，不得祕密殺人），那是完全必要的，不如此不能建立革命秩序。但是不能隨便加人罪名而去處人以死罪。須知多殺人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我們的任務是解決問題，解決如何消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和剝削，將中國建設成爲獨立的強盛的人民民主共和國。這樣的問題，除了在戰爭中在火線上必不可免地要殺死許多敵人以外，多殺了人，殺錯了人，不但不能解決問題，而且可能推延問題的解決，甚至可能引導到革命運動暫時的失敗。這是因爲多殺人必然要失去人民群衆的同情，遭受很多人反對。因此，那種主張多殺人亂殺人的意見是完全錯誤的，是直接違反馬列主義的原則和中國共產黨的路線的，必須給以毫不容情的反對。地主富農在中國農村中佔人口約百分之十，全體人數約在三千萬以上，他們在封建半封建的中國舊社會中，是完全依靠或大部份依靠封建剝削過生活。當這種封建制度徹底廢除之後，分給他們以如同農民一樣的土地和財產，使其依靠自己勞動來生活，那他們就可以逐漸被改造爲社會創造財富的，對社會有利益的力量。如果任意殺害許多並不是堅決破壞戰爭和土地改革的地主富農，這不僅會失去群衆同情，孤立自己，而且損失了國家的勞動力，使社會上要少生產一部份財富。如果被殺害者的家屬因爲缺乏勞動力不能生活時，還要增加社會上的負担。

打人，我們也是要反對的。在群衆運動中，出於群衆的眞正義憤，而去打了一下壓迫他們爲他們所極端痛恨的人，共產黨人不應當禁止和阻擋，而應當對於群衆的義憤表示同情，否則我們就會脫離群衆。但是共產黨人，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員，在通常的情況之下，不應當組織打人。我們必須在適當時機向群衆說明，應有遠見的去改造已經繳械投降了的地主和舊式富農；我們是把地主當作一個階級來消滅，並不是要消滅地主個人。對於繳出了土地財產的地主，應當要他們勞動，把地主和舊式富農當作國家的勞動力看待。同時，強迫他們在勞動中去改造自己。只有把他們都改造成爲勞動者，那才算是把封建階級的遺跡也消滅了，才是我們工作最大的成功。

農村中犯錯誤的幹部和黨員，由群衆參加黨的會議加以審查，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在審查時，會有時也有換打的事。我們的地方工作幹部中，很多是艱苦奮鬥，爲人民所忠誠擁護的，因此能夠領導人民，堅持長期的抗日戰爭和自衛[illegible]易常常分得清楚。在群衆審查大會上，過去被打擊被敵壓過的群衆，很容易走到亂打的方法作爲報復的情形。因此，我們要向群衆解釋清楚，或者在開審查大會之前，就先向積極份子說明白，對被審查的幹部，准許群衆放膽批評指實，但不准動手打人。同時，也向被審查的幹部說明，要向群衆好好承認錯誤，並保證以後不許報復，違者由政府用法律制裁。在審查會上，要准許被審查者有充分說理之權，不准說理是不民主的。無論在農村中，在城市中，在軍隊中，在機關和學校中，在任何審查黨員或幹部的會議上，被審查者都有申述理由的權利，這種民主作風決不可少。

除此以外，還要允許群衆對被審幹部有直接撤職或建議撤職之權。對其中最壞的有犯法行爲的幹部，群衆有權向人民法庭控告。我們說服群衆不能打人，但如不給群衆這些權利，他們就不敢批評了。總之，在審查幹部黨員和鬥爭個別群衆中的壞份子時，應採取盡量用口批評說理不准動手打人的方針。這樣規定，群衆敢於批評，被審查者也有申訴的機會，這樣就可以達到建立民主作風的目的。

（完）

傅老漢送兒歸隊

阮官清

傅楊林才十七歲，到部隊不久，因思念家庭，在一個晚上就悄悄的偷跑回家。他的父親傅進寧，由外面回來，見傅楊林在家，便問他是請了假回來的，還是偷跑回來的？傅楊林不敢回答，傅老漢就罵：「你不好好的幹，跑回來，老子打你，部隊上的同志都像你這樣，咱們窮人還能翻身嗎？」

第二天便帶上他的兒子，並帶上嶄新的鞋襪到區農會，區公所開上路條，從百里外送回部隊。

傅老漢在全連軍人大會面前告他的兒子說：「楊林是我自願叫他參加解放軍，保衛咱們翻身農民的，他不爭氣，偷跑回家，走到路上想不同來，又害怕受批評，你們不要他。再說今年才有了吃的，要是往年閻匪在的時候，餓飯逼的不能存，你再不好好的幹，咱們怎能翻身呢？」

當大家留他多住幾天時，他不肯，他說：還幾天村裏正忙着開會討論分配果實。他臨走時，又在大家面前對傅楊林說：「你一定要好好的幹，再可不能這樣做了。家裏我還能勞動，你不要管。」

全連同志聽了，都齊聲鼓掌。傅楊林堅決的說：「我一定要好好的幹！」